

电影文学剧本

勿忘我

鲁琪 刘畅国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电 影 文 学 剧 本

勿 忘 我

鲁 琪 刘 畅 园 著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1 9 8 1 北 京

内 容 说 明

本书描写十年动乱中，一个身处逆境的医生，以他自己对事业、对生活的坚定信念，愈合了一个少女的心灵创伤，并帮助她走上了光明的道路。剧本生动地展示了主人公高尚的情操和纯洁的心灵。全剧构思新颖，文笔细腻，寓意深刻，富有诗意。

勿忘我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¹/₃₂印张：3¹/₂插页：2 字数：45,000

1981年10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300册

统一书号：10061·372

定价：0.30元



火车驰行在春天的山野。

田野、山坡、草原遍开着一种淡淡的紫色小花。

歌声：

小小的，
淡淡的，
紫色的花朵；
你呵，
你可不要忘了我！

在这漫长的人生路上，
你我相遇在山坡；
你张开了花瓣，
把美好的一切，
都给了我；
为什么，
为什么，
却把我给你的

一切都拒绝？

.....

歌声渐渐地淡了，远了……

车厢内。

一个年轻的姑娘，手里握着一束淡紫色的小花，她把头从车窗外转过来，身子仰靠座背，深深地长出了口气。稍顷，轻轻地合上眼睛。她那清秀的嘴唇微微地动了一下，显然并没有吐出声音，但是我们却清楚地听见：（画外）

“怎么能忘，怎么能忘呵！”

这声音是那么深沉，又是那么痛苦而忧伤。

推出片名：

《勿忘我》

吉他弹奏着《勿忘我》主题歌的旋律，忧郁而缓慢……

茫茫的雪原，起伏的山岗，蜿蜒的小路……

一个白雪覆盖下的偏远山村。

村头一眼水井，井台上遍是闪光的坚冰。

一个姑娘在摇辘轳打水。

姑娘，瘦瘦的、中等个儿、苗条而匀称的身段，微薄
的嘴唇闭得严严的，黑亮的两只眼睛，显得有些忧郁。

她一下一下，将水桶从井底摇上来。刚刚把水桶拉到

井口边沿上，一个农民老大爷气喘吁吁地跑来：

“孩子，你的电报！”

姑娘松开水桶，接过电报看一下，大惊失色。

她丢开辘轳，转身飞跑下了井台。

井口的水桶一仄歪，坠进井内，辘轳把象车轮一样，
飞转起来……

飞转着的辘轳把，化做火车飞驰的轮子。

火车的轮子，化为汽车的轮子。

汽车的轮子化做姑娘两条跑着的双腿。

某大城市。

姑娘跑到一处设有门岗的大院门前。

姑娘将电报给门岗看了一下，进了大院，一直朝正面的门厅走去。

姑娘走了进去。

姑娘从门厅内走出来。

一个人送她到门口：

“快去，马上去，也可能来得及。”

姑娘点点头，飞快地向大门走去。

那个人望着她，怜悯地摇摇头。

公共汽车站。

等候乘车的人，排着长长的队伍。姑娘跑来站在后面，显得十分焦急。

一辆车开过来了。

人们一下子拥到车门口，队乱了，大家一齐往上挤。

汽车开走了，姑娘没有挤上去。

“排好！排好！”维持秩序的人叫嚷着。

人们又排成一队。

寒风呼呼吹着，冻脚的人在跺着双足。

又一辆车开过来，人们刚想上前，那车却虚晃一下，没有停下，便开走了。

人们嚷着，骂着，有人追上一步踢了一下车门。

等呵，等，又一辆来了，人们还是一下拥过来。

“你们倒维持一下秩序呀！”有人责问。

公司人员抱膀笑道：

“我维持得了吗？”

姑娘拼命往上挤，终于挤了进去。

汽车开走了，车门上还有一个人挂在外面……

市郊。

一处红色的围墙。

围墙里一个高耸的烟囱，烟囱正冒着烟。

姑娘来到围墙的大门旁。

大门旁边挂着一块长条牌子，上面写：第三火葬场。

姑娘一直走进了大门。

火葬场房外面。

几个等待火葬的死人，用棺槨罩着，停在一旁。

一个人冷冷地对姑娘说：

“已经进去了，等着收骨灰吧！”

姑娘身子晃了一下，几乎栽倒，她双手一下捂住了脸。

眼泪无声地从手缝里流出来。

“应该跟你父亲划清界线。”还是那个人的冷冷的声音。

姑娘把手拿开，满面泪痕地：

“你们不是说病重吗？怎么死了呢？”

“他死得快，谁也挡不住啊！”那人回答了一句，便走开，不再理睬她了。

高耸的烟囱，在冒着浓烟。

火葬房的后面。

一个小门的外面，有几个等着收骨灰的人。

姑娘也在等着。

门紧闭着。人们都紧张地望着那扇紧闭的小门。

寒风呼呼地刮，人们等着，跺着脚，来回走着。

高耸的烟囱，在冒着浓烟。

姑娘仰脸望着烟囱，望着那冒出来立即就被寒风吹散了的浓烟。

烟中化出一个五十多岁穿着干部服的人，随风飘动。

姑娘急忙用手揉揉泪眼，望着，望着……

烟中的人消失了。

姑娘哽咽地，呼唤一声：

“爸爸！”

小门开了。一个人手端着骨灰盘走出来。

“杨春林的家属来了吗？”

“在这，在这！”姑娘赶忙上前。

她刚伸出颤抖的手，想去接骨灰盘，那人却哗地一下，将骨灰倒在门外一旁的土地上：

“自己收吧！”

姑娘“啊”地一声惊叫。

一阵风吹来，骨灰在地上飞扬。

姑娘哭喊着：

“爸爸！”将身子一下扑上去，盖住了骨灰。

那人斜视了一眼：

“黑帮！”

转身又走进门内。

姑娘流着泪，口里不住声地低呼：

“爸爸，爸爸！”

她小心地，颤抖地，将盖在身下的骨灰，一点点地收在自己的手帕里。

设有门岗的那个大院。

姑娘从正面门厅里走出来。

还是那个人把她送出来：

“回去吧，没你的事了，你的父亲没留下什么遗物。”

姑娘出了大院。

一个人从后面赶上来叫住了她。这人四处看看，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小纸包，悄悄地交给她说：

“这是你爸爸死前留给你的，不要在这儿看，找一个远一点的地方。”

姑娘噙着眼泪望望那人：

“谢谢叔叔！”

“快走吧！”那人叹口气，急忙走开了。

市内一所公园内。

凄清的公园。寥寥几个人影。

姑娘坐在长椅子上，她打开了纸包。

纸包里有两张拾圆的人民币，另外还有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的是：

“雯雯：爸爸不是叛徒，是革命者，是共产党员。今后只好让你一个人生活了，要记住，跟着党！”

姑娘看完了，伏椅痛哭：

“党在哪呀？爸爸！”

一条僻静的街道。

姑娘顺着路一步步走来。她的脚步越走越缓慢，终于停下了。似乎有些无力地靠在一棵落了叶子的树上。

姑娘的脸慢慢转向一边，面孔毫无表情，茫然的目光，望着街对面的一幢房子。

矮矮的红色围墙内，一所洋式的颇为美观的小房子。

小小的庭院里，几株落了叶的参天白杨。

这就是姑娘过去的家。

酸楚得使人落泪的画外音：

“在这里，我有过爸爸和妈妈，有过幸福，有过欢乐；在这里，我又失掉了这一切，爸爸，妈妈，幸福和欢乐。”

靠着树干的姑娘，姑娘毫无表情的面孔，茫然的目

光，她一动不动地望着……

寒风掀动她的头巾。

小庭院内的白杨抽出了嫩芽，长叶了，刹时长满了宽大的浓绿的叶子。

矮矮的围墙上，爬满了牵牛花，开满了鲜艳的小喇叭。这是盛夏的时光。

一个身穿连衣裙的小姑娘，在房门口的台阶上独自玩耍。她手里掐了一把牵牛花，嘴里高兴地唱着一支童谣：

小喇叭，

笛哒哒。

毛主席来到我的家……

一辆轿车嘎然停在围墙门外，从车里下来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干部。

小姑娘抬头，高兴地张开两手，从台阶上奔下来，象小鸟似地欢快地叫喊：

“爸爸，爸爸！”扑到那个人的怀里。

围墙上的牵牛花枯萎了，一朵朵落了。

白杨树的叶子黄了，一阵秋风，刮起满天黄叶。

围墙的墙壁上，出现了用墨刷出的一行大字标语：

“坚决揪出叛徒、走资派杨春林！”

杨春林这三个字是倒着写的，并划上了一个大大的×。

门前静静的，冷冷清清，只有秋风扫着满地落叶。

这幢房子的屋内。

客厅：沙发，茶几，书架，橱柜……

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坐在沙发上，他无可奈何地望着站在面前的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妇女。

突然，那女人歇斯底里地一声尖叫：

“你欺骗了我，你害了我一生，你，你……”

女人叫着，双手捂着脸冲出门去。

一个身穿黄军服，腰扎皮带，臂戴红卫兵袖章的十四、五岁的姑娘，从屋里窜出来，她吓得目瞪口呆。

画面模糊了，渐渐隐去。

在寒风中靠着树干的姑娘，渐渐清晰了。

姑娘还是那张毫无表情的面孔，还是那茫然的目光。她望着，望着对面那幢房子……

只是她的胸脯，可以明显地看出一起一伏，露出了她内心的激动。

又是那间屋子。

又是那个五十多岁的人，他仍坐在沙发上。

又是那个戴红卫兵袖章的姑娘，这时正在地板上翻弄一堆文件、书籍。

姑娘拿起一册书问：

“这个烧不烧？”

“不能烧。”

“人家说这是毒草，四旧。”

“不，这是世界名著！”

通向室外的门开了，又是那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她从外面走进来。她的服装不同了，神态也不同了。她手中拎着一个新型的妇女用的提挎两用皮包。

女人进来后，她环顾一下四周，好象有些陌生的样子。

姑娘用恐慌的眼睛望着她。

男人的嘴角挂上一丝淡漠的微笑，但他那双望着女人的眼睛，却流露出怜悯又带忧伤的神情。

父、女两人只默默地望着，谁也没出声。

那女人走到男人面前，从皮包里掏出一张纸递给他：

“手续办完了，这是你的一份证书。”

“孩子是我的！”

“当然。”

男人接过证书：

“我没意见了。”

女人轻松地吐口气，随着似乎感到一丝内疚，沉吟一下说：

“我们不能不划清界线，请你原谅。”

男人微微一笑：

“去吧，愿你幸福！”

女人迟疑一下，望望女孩：

“你决心不跟我去吗？”

姑娘两眼苦痛地直视着女人，沉重地点点头。

“将来你要后悔的！”

一个字冲出姑娘的口：

“不！”

女人张了张口，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来，毅然一转身，走出了房门。

那张证书从男人手里掉下来，他弯下腰，把脸埋在手
里。

姑娘过来，屈膝伏在沙发旁，咽声地：

“爸爸！”

男人抬起身子，几滴泪珠，从他那深陷的眼窝里流下
来。

姑娘呜咽地：

“爸爸，你还可以再找一个妈妈！”

男人抚摸着女儿的头顶，无限酸楚地摇摇头说：

“孩子，爸爸的爱情，已经在你妈妈身上消耗尽了。”

姑娘抱着爸爸痛哭：

“爸爸，我的好爸爸！”

寒风中靠着树干的姑娘。

她那两只一眨不眨的眼睛里，滚出两颗寒冷的泪珠。

姑娘象从梦中醒来似地，用手抹了一下眼睛，将两滴泪珠擦去，抬腿想要走开。

一辆淡灰色的上海牌小轿车驶过来，车停在一幢房子的围墙前面。

车门开了，一个女人从车里走下来。

姑娘见了那女人，不由地打了一个寒噤，下意识地伸手从身上挎着的书包里，掏出包着爸爸骨灰的手帕，朝着那女人急迈两步……

这时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穿着笔挺的干部服，从车上下来，怀里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那小孩伸出两只小手叫着：

“妈妈！妈妈！”

那女人满面笑容地，疼爱地回身抱过孩子，然后与那个男人并肩走进了围墙的小门，一直向台阶走去；她并没有朝姑娘望一眼。

姑娘手捧着包着爸爸骨灰的手帕包，站在道旁，浑身颤抖。她用牙齿狠命地咬住抖动的嘴唇，最后，血水从嘴角流下来。

一列火车停在一处冷清的小站上。

一双脚从火车的踏板上走下来，踏上了站台。

姑娘挎着书包，站在站台上。

火车上零零落落地下来了几个旅客。

姑娘向站外走去。

火车长鸣，开走了。

冷清清的小镇。

一个很小的北方小镇。短短的一条大街，矮矮的小平房。

街道上铺满了白雪，寥寥几个行人。

一辆大车辗着雪道，咯吱吱地走了过去。

整个街道一览无遗，一家供销社，一家挂马掌的铁匠炉，一家小饭馆……

饭馆的门开了，冒出一股白色的蒸气，从里面走出三个十八、九岁的小青年。

他们嘴里叼着烟卷，脸喝得红红的。

下了火车的姑娘匆匆地从他们身旁走过去，她没有望他们一眼，便朝着镇外走去了。

三个小青年望望姑娘的脸，互相瞅瞅，脸上带着狎邪的嬉笑。

“脸蛋长得真漂亮！”